

《纵横》精品丛书

民国政要 百志

他们成名于政局动荡的岁月。
历史的硝烟散尽，而他们的思想、
行为、功罪均牢牢定格在历史的
记载中。……



《纵横》精品丛书

民国政要百志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政要百志/《〈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6

(《纵横》精品丛书)

ISBN 7—5034—1258—5

I. 民… II. 纵… III. 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民国 IV.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764 号

《〈纵横〉精品丛书》 民国政要百志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1.9 字数: 47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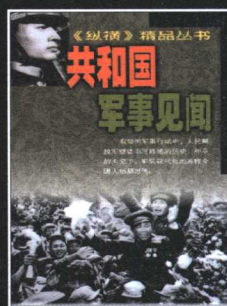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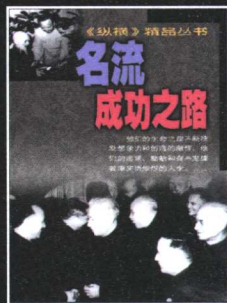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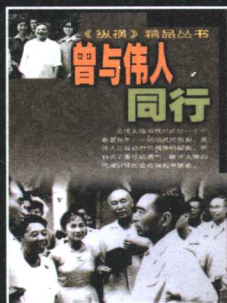
印 数: 4001—7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总 定 价: 240.00 元 (本册定价: 24.00 元) (全十卷)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承印厂负责退换。



责任编辑/许水涛
装帧设计/王 堃

前 言

《纵横》杂志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的文史类刊物。自 1983 年 6 月创刊以来，这份杂志先后列入“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和新闻出版总署评定的“中国期刊方阵”，是一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双效期刊”。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对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各级政协征集的以表现近现代史为主要内容的文史资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素材，《纵横》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文史资料属于回忆类史料的范畴，具有较高的思想品位、“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和具体、翔实、生动的文字风格，能够让读者在严肃的愉快的阅读享受中增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纵横》创刊 19 年来，我们一直秉承这样的办刊理念，也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追求为我们赢得了庞大的稳定的读者群。大约在 1996 年前后，《纵横》开始将表现的内容从 20 世纪上半叶转移到 20 世纪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在探索中前进的历史逐渐上升为杂志的主要内容，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纵横》的“三亲”特色所决定的，更是适应了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三亲”史料

2 前言

表现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仍然是《纵横》的内容所在。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世纪，是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天翻地覆、雨暴风狂的世纪，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富强之路并最终崛起的世纪。这个世纪刚刚离我们远去，我们的脑海中还常常涌动着对它的记忆和留恋，“鉴往知今”、“鉴往知来”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地严肃地总结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这种总结自然要以提供完整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为起点，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无疑是我们解开诸多历史谜团、避免进入历史认识误区的珍贵史料，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去世而愈益显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要知道，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或是非正误的历史评判，只能建立在严格的史料研究基础上，所以当历史烟云散尽之后，就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回忆资料更能方便后人解读世纪变迁的轨迹。可以相信：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所蕴含的丰富资源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将长久地成为人们谈论、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将《纵横》已刊的稿件进行汇集、筛选、分类并整理出版，以广流传，以使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纵横》所发表的文章当然不可能篇篇精粹，但我们自信这是一份能经得住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的刊物，能够帮助人们深化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我们从来认为，回顾和反思历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任务。《纵横》杂志愿意为此尽绵薄之力。

这套《〈纵横〉精品丛书》是从《纵横》第 1 期（1983 年第 1 期）—第 141 期（2001 年第 9 期）发表的 1600 万字

中精选而成，共 10 本，近 400 万字，分别是：《民国政要百志》、《谜案冤案解读》、《英烈忠魂永铭》、《隐蔽战线写真》、《百万蒋军起义》、《民国社会群像》、《名流成功之路》、《曾与伟人同行》、《共和国军事见闻》、《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领导马威、胡太春始终指导编选工作并负责稿件三审，中国文史出版社和《纵横》杂志的 10 位编辑分别负责稿件的一审。许水涛具体负责全书的选稿、分类（含丛书种类的确定和每本书内容的分类）、二审和撰写导读等工作，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全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为着提供一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精品图书，我们以大约一年的时间从事精选精编的工作，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关注和评判。

《〈纵横〉精品丛书》编委会

2002 年 5 月

内容提要 and 目录

这是一个需要借助政治斗争和军事征战而夺取权力的年代，这是一批左右这个年代政局的人们。历史的硝烟散尽，而他们的思想、作为、功罪均牢牢定格在历史的记载中。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孟 东 (1)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	吴雪晴 (13)
蒋介石两次“避寿”	王光远 (28)
我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	王正元 (34)
我在溪口见到的蒋介石	宋希濂 (92)
宋美龄 1946 年长春之行	杨重野 (101)
孔祥熙及其子女的劣迹	章长炳 (116)
阎锡山三次封闭国民党省党部	刘存善 (126)
阎锡山与山西军火工业	杨玉文 (138)
从排长到司令的李宗仁	尹承纲 (147)
粤军宿将许崇智	许锡缙 (164)

2 民国政要百志

- 老谋深算的陆荣廷智倒袁世凯 汪 骏 (173)
- 杨森的“新川政” 杜重石 (190)
- 商震的军旅生涯 唐永良 (195)
- 西北名将鹿钟麟 蓝 叶 (204)
- 疾恶如仇的“怪杰”石瑛 刘作忠 (231)
- 刚直不阿的张难先 刘作忠 (247)
- “湖北王”何成濬 萧志华 商若冰 (254)
- 韩复榘的一生 艾 牧 (271)
- 韩复榘在山东 何理路 (289)
- 盗掘慈禧墓的孙殿英 林 山 (308)
-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黄广源 (317)
- 蒋介石派我参加汪伪政权 唐生明 (337)
- 国民党受降和何应钦反共的“锦囊妙计”
..... 邱维达 刘措宜 (402)
- 胡宗南军事集团兴衰录 林 栋 (413)
- 弹劾胡宗南风波 经盛鸿 (430)
- 我所知道的陈诚 杜 伟 (446)
- “中原王”汤恩伯 林 栋 (459)
- 白崇禧逼蒋下台前后 刘仲容 (472)
- 白崇禧逃生记 蓝 鲸 (478)

马鸿逵逃离大陆	马振宇 (493)
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	金 声 (500)
陈布雷的最后时刻	胡宏猷 (504)
国民党高级将领“甫京哭陵”纪实	黄 鹤 (518)
1949：逃亡香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徐 毅 (524)

民国初年，旧的政治体制已破，新的政治权威未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武昌新军呐喊声中成为风云人物的黎元洪、因贿选总统貽笑天下的曹锟、五四运动中声名狼藉的曹汝霖、曾左右北方政局多年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等最后都有着怎样的结局，读罢能够发人深省。

武昌起义后的黎元洪	傅光培 (534)
直系军阀头目曹锟其人	郑亚非 (541)
与世浮沉的曹汝霖	宇 棠 (558)
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之后	黄国平 (565)
张作霖与东北绿林	宁 武 (580)

汪伪政权是抗日战争期间国人心目中的“毒瘤”。汪精卫如何从才华横溢的青年堕落成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还有陈公博众叛亲离的可悲结局、

周佛海沉浮不定的命运，都令人掩卷深思。

- 汪精卫与五个女人 刘 红 (592)
- 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宇 棠 (611)
- 陈公博亡命日本 孙培云 (617)
- 周佛海浮沉录 周之友 (626)
- 陈璧君杭州“视察”真相 汪曼云 (686)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 孟 东

蒋经国留学苏联被软禁后经多方协调辗转回国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则少为人知。个中的原因连蒋介石自己也讳莫如深，不愿为外人道，就连他亲定的传记作者毛志诚也只是匆促地数笔带过，加上苏联方面的材料没有解密，人们对蒋介石的这一段经历自然所知甚少。直到1956年，由蒋介石亲撰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在台湾出版，这一段史实才略有披露，但涉及他苏联之行的文字极为缺少，他在书中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如果遵照苏联的政策，那么“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也许，蒋介石真的忘了他此去负有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说服苏联政府帮助孙中山实现“西北军事计划”，发动打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南北夹击行动，为进而统一全中国奠定基础。为了赢得苏联的帮助，蒋介石在莫斯科的言行极具“左派”色彩，而后来的蒋介石则走向了反面，这正是蒋介石不愿提及此事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之行的缘起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领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西北军事计划”的策划者是孙中山和俄共（布）的一些地方领导人，最早动议可以追溯到1920年9月孙中山与苏共驻上海代表刘江（俄文名字为费奥多罗夫）的一次会谈，当时孙中山在广东联合陈炯明进行革命，很想与中国北方的大国苏联取得联系。会谈中，孙刘二人对将中国南方的革命力量同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的想法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刘江还于10月5日把会谈情况汇报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下文。到了1922年，陈炯明背叛革命，6月16日凌晨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蒙难之时，蒋介石奉召，不顾自身安危指挥永丰舰英勇作战，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此前，蒋介石拟撰的《对北军作战计划》、《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等文件已令孙中山对其颇有好感，这为孙中山日后选定蒋介石秘访苏联埋下了伏笔。从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此时不得不考虑另寻他途，联合苏联的计划再一次涌上心头。9月，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苏联军事代表赫克尔将军，表达了依靠苏联援助、在中国西北（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的想法。赫克尔把孙中山的这一设想转告苏联驻华大使越飞，越飞表示非常支持，并慨然允诺给予军火和财力援助，1923年5月1日，越飞从东京转给孙中山一份来自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其中

有三点主要内容：第一，苏联政府同意并决定提供 200 万金卢布资助孙中山，用于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独立行动；第二，苏联政府拟定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或者西部省份组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单位，并愿意提供所需的军事物资、军事顾问和教练；第三，希望孙中山“严守秘密”。为什么要孙中山严守秘密呢？一是因为苏联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想授人以柄；二是苏联和中国国内的其他势力也有联系，在形势不明朗之前，他们不想暴露同孙中山的关系。5 月 15 日，孙中山给苏联外交部和越飞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文中称：苏联政府的决定“给我们很大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些建议”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迫于国内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出于保密以及安全的考虑均不可能亲往苏联，他心中选定的代表就是蒋介石。1923 年 2 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时，蒋介石就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已是地位显赫的实权人物。

蒋介石对孙中山派他去苏联的决定，自然是诚心服从。7 月下旬，蒋介石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他多次与孙中山、汪精卫、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和考察计划的细节及内容；还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马林会面，征询意见，了解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蒋介石对此次苏联之行有着很高的期望，他觉得此行不仅对国家有利，“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而且对他自己的前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个人计，则也甚得也。”（见蒋写于 1923 年 7 月 23 日的日记）

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孙中山决定将代表团命名为“孙逸

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秘密登上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抵达莫斯科，路途花费半个多月，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达莫斯科，他们被主人安排在克鲁泡特金街口的一所宾馆中，此宾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先打扫个人卫生好好睡了一觉，然后就开始必要的准备工作。

9月6日，他们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出面与他们会谈的是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首先就一般性的问题互相交谈，实际上为了表示尊重，主要是听鲁祖塔克介绍苏共的情况。两个多小时以后，话题总算转移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西北军事计划”上来。讨论中虽然谈到如何落实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更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9月9日下午3点（莫斯科时间），蒋介石一行如约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拜会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后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就“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及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据俄方已解密的档案记载，关于这次会谈的《书面报告》中，苏方把“西北军事计划”明确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二是“按照我们（即苏联）的方式组建中国军队”。此次会谈于7点钟结束，可谓马拉松式的。临分手时，苏方的两位将军微笑着向蒋介石建议：可否以“书面的

形式进一步阐明这项计划”。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除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以外，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拟定提纲、改正修饰、校阅修定等，因为孙中山的“西北构想”只有一个大致轮廓，具体方案必须由蒋介石拟议完成。为保证这份书面报告能得到苏方的支持，取得预想的结果，蒋介石的工作相当投入。

10月12日，书面报告终告完成。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建立军事基地。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边境地区选择适当的地点，建成军事基地，以期作为不远的将来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第二，军事基地的选择。希望苏联考虑以库伦（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现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果两者取一，提请苏方考虑以库伦为最后的选择；第三，进行军事准备。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半（其中包括攻占蒙古南部地区），在库伦基地首先做进攻北京的军事准备工作（指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军需装备等）；第四，进攻北京的时间。准备于1925年11月从蒙古进军华北地区，直取北京，然后从北往南夺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直至统一全中国。

10月13日，蒋介石心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正式呈送之前，名为“意见书”，后改定为现在的名称）亲自送交苏方，从“意见书”的名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十分自信。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方没有任何消息，处在焦急与无奈状